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周桐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記二十八

遊覽

重游石室記 李承箕

大崖周遭皆山山陰可二十餘步有石室焉東西北闕上竅如立甕引風氣通日色夏洌而冬温可布席有餘非神堅志定者不可居又非愛便捷喜左右趍走承奉

挽華紱坐重裀以塵埃面為香粉據高堂大室勢能使存者亡殺者生富貴者貧賤憂戚翕聚者發散而薰灼者之所欲居也而使其勉强於一時其心已馳逐於彼虎豹鹿豕孰能閑之以衣冠視之以干羽而聽之以管籥之樂哉往年予讀書大崖每因時一遊焉高林低溥無行人路望山而行遇石而憩俯泉而飲倚杖而歌或寄之於長吟或寄之於遊觀或寄之於偃仰或寄之於徙倚隨其所適嗒然於山水之外從予遊者立卿弟也

令年子卿弟讀書大崖而立卿成進士請告而歸顧予以耒老得閒舉武無塵累者時春暮矣又相與一遊焉向之高者已為人之棟低者已為人之薪左右前後旁通多歧路惟巉岩老石煖雲氤氳予之坐痕猶若在也徽州程氏實山人孫氏亮皆載酒助予兄弟之遊而其從閒取適之義皆可記也

厓門吊古記 方良永

弘治甲子春二月丙午予出按海北取道新會縣舟次

東亭驛縣官屬謁既予進知縣羅僑語之曰厓山之事千古痛憤辦香敬吊行與子偕乃具牲帛僦民舟習海行者以行夜二鼓乘汐出港口前後數十舸齊發風靜波平予卧舟中不知其為泛海也天未明抵岸予急起盥櫛啓蓬窓東視厓門甚邇景色濛濛未辨登岸肩輿由松徑縈紆而進典祠者率其子思平庠生迎于道左問之勤王義士伍隆起七世孫也予以松間且去祠伊邇戒毋喝道少頃至祠下舍輿步入先詣全節次詣大忠

達觀二祠殿宇碑亭考其營建顛末大忠則創于故方伯陶公自強中祀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兩廡皆祀同時死節諸臣東廡又特設伍隆起配享之位全節則創于今僉司徐公朝文特祀慈元楊太后其額與祭則皆上請于朝得旨俞允者也觀禮畢易便服穿叢薄間從西上直至山椒轉顱後山蒼翠亭嶚如扆環視左右山逶迤盤踞如虎伏龍行當建祠處隆然突起稍前又突出一阜朝北如拱水遶其勢如彎弓隔岸諸峰層

疊秀麗如畫無巉巖嶔穿之態較以形勝此亦足恃而顧不能捄國之亡豈地勢無與于人事抑天命已去非此所能勝歟悄然而退遂從東下尋慈元殿舊址去今所創祠可百步許已鞠為榛莽復謁國母墳墳在舊殿之南稍東壯觿為垣半已就頹國母即楊太后也夫志不載楊太后瘞處而端宗陵寢見于志者已漫不可尋今國母有墳巋然獨存其好事者為之抑中原遺民慨后之節收其遺骸或具衣冠瘞之以示哀思歟時微雨

霏霏馳還具服行禮始就位天色晴朗三獻既畢日巳正中縣官請隨祭大忠予謂祭吉禮非日昃所宜行乃約戊申日五鼓即事予回舟次泊立岸上見水鳥飛鳴上下漁歌互答于兩涯追思往事盡然傷懷徘徊間典祠者曰前有奇石可往觀予遂乘小舟徑詣石處躡磴仰觀巨石如屏前二石如人立頂趾皆巨中約如腰狀屏石有刻已磨滅不可讀云在昔有大刻元柱國將軍張弘範滅宋于此近巡按廣平徐公瑁易刻曰宋丞相陸秀夫與張

世傑死事于此今石長守没矣予竊論弘範宜不足責宋之執政以國與人如棄遺然恬不知恤非得二公振起其間天理民彝或幾乎息二三公之名實昭然史冊間當與日月爭光區區磨崖胡能輕重而必與之較爭哉典祠者又云昔有磨刀石自海門飛來至今尚在予令覓之潮没不可得乃返因與羅尹論厓山事謂當宋室播遷之時楊后非正位中宮三公非顧命大臣皆無與國休戚存亡之義即使不死亦無敢非之者今其孫

忠大節乃出於尋常之所不料此所以尤使後人追思景慕不容已已也祠有田三頃餘乃知縣丁積割廢寺遺業所充又山故無虎豹居民素不為盜廵司雖設頻年無捕獲功近稍不逞者密誘他盜來掠其村然猶畏不敢肆天既薄莫予獨坐舟中感今念昔屢就枕而不成寐未五鼓即起與大忠之祭既竣事咸曰自有厓山之行天日無此晴霽風波無此平安也遂回舟由故道過昨所觀奇石值潮落趾出牡蠣棲其四旁男婦持器

狀如斧長二寸許爭敲取之又有荷鋤掘取蚌蛤于泥中者鷺從旁爭啄其餘無驚懼態無何入港舟行至蜆岡漫書是行所見與所論議者作匡山記行録似朝文為予易題曰匡門吊古記

遊皖山記　李元陽

皖山在灊山縣世傳漢以皖為南嶽其麓有漢祠壇嘉靖戊戌夏匡廬山前與陳内翰後岡别渡江漫遊遥見三峰揷天遂問路至皖嶽之下登麓五里投三祖寺宿

平旦謁殿禮塔因避雨塔腹僧曰每歲夏仲有龍水洗塔今尚未也予疑其言以為有雨則洗奚必龍乎殆僧神其説耳頃之忽雷電交作予欲趨塔腹避雨僧遽挽袖曰不可觀此景象當是龍來也雨頓翻盆予愀然立廊下候之則見大水從塔腹而出鏜鞳之聲如江濤然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蝠餘穢起視塔腹纎塵不存矣嘗聞浮屠所在神龍訶護信哉既晴由寺後入石澗觀黄山谷題石中之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怪石

俱被沙埋獨石牛歸然豈有神乎徵諸士人皆曰不誣遂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峰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髪人面長喙而肉翅如畫雷公之狀晴天仰卧頂盤如人曬腹樵者遇之雷雹隨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簽赴城都守取道於此公有雅懷聞予在山因迂途相尋遂握手更酌秉燭聯詩明日有士人數輩來因道古蹟始末

予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者也其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師尊之鬼神亦護之彼漢禪壇壝鞠為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雜遝山麓如飛鳥一過耳然則人世之足恃者果安在哉

後湖記 謝杰

湖漢以前未之聞吳赤烏四年鑿青溪洩後湖水實鼎二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入新宮厥名始著尋更練湖晉元帝肄舟師於此名北湖宋文帝元嘉中名習武湖

後二年黑龍見改玄武湖立廟祠馬孝武大明中大閱水軍號昆明池或明飲馬塘齊梁以來仍名玄武齊永明二年車駕幸湖梁太清中侯景引湖水灌臺城陳後主燕羣臣於湖閱武賦詩唐置放生池宋建青溪閣至熙寧八年王安石請廢湖為田趙善湘因之增收後湖田租元大德下鍾山鄉開後湖河道自後惟有一池餘皆菑畬之所至國朝復開為湖貯黄册其中在京城直北太平門外周廻四十里其上名山大川掩暎如畫正

東曰鍾山下有太平堤堤設水洞俗稱蓮花洞中有小
閘以時啓閉蓄洩湖水北有秣陵尉蔣子文廟子文存
日自言骨青當為神後逐盜死于鍾山土人憐而祠之
代著靈響正南曰覆舟山象形也一名真武山時有渡
杯僧不知姓氏常乘木杯渡水往來不測死葬此山山
之南為樂遊苑為臺城城在中阜側據高林下東環平
岡西控石城北帶玄武南擁秦淮青溪渠武帝居之西
南有鷄鳴山宋雷次宗齊竟陵王子良開館録書之所

今建十廟山有寺寺有寶公塔寶公為齊梁閒神僧寶誌孝陵玄宮實據其穴因遷之靈谷而祠有像于雞鳴葬以金棺銀槨誌趺坐其中不僵也為一比丘營二堵窣亦殊典哉正西有盧龍山本名獅子山晉元帝渡江以比北之盧龍故名高皇帝曾此督開平王破偽漢南為石頭城其山曰馬鞍曰四望北為湖頭塔其山曰直瀆曰大壯觀曰幕府即石灰山開平伏兵處晉王導開府其上大壯本觀名陳宣帝所營帝幸觀大閱武命任

忠陣於湖後並以名其山外有坡山梅花水西北為大江沿江諸山競獻秀麗增湖之勝焉湖有五洲相向中隔十字河疑宋所開洲有郭璞墓璞忤王敦意為所害世皆以為墓在荆山識者疑其非今云在湖中差近之又劉宋於湖得甎甓墓初張永開湖遇古塜塜外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著作郎何承天曰此名新歲斗三公亡則賜之一在塜外一在塜內王莽時江左惟甄邯為大司徒必邯墓無疑啟塜果復得一斗石銘曰大

司徒甄邯之墓若承天者可謂博物君子矣西北曰舊洲今為黄册庫西南曰新洲上有大墩即郭璞墓弘治十五年始建庫貯册其上言新者别於舊也前抱一洲正德七年移厨房於此不令煬近二洲也東洲二號荒洲未建庫也近西小洲號别島視諸洲為勝西南之水獨深而澄所謂黑龍潭洪武間册貯其中者省直共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弘治間共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本嘉靖間共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九本洪武得户一

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得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弘治得戸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得口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得戸九百九十七萬二千二百二十得口六千二百五十三萬一百九十五田土洪武時計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畆弘治時計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七十五畆嘉靖時計四百三十六萬五百六十二頃六十畆此國家全盛之民數事産也攷之

往牘若西漢自高祖迄平帝約戸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約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約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餘東漢自光武迄桓帝約戸千六百七萬九百餘約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餘約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餘晉平吳之後天下一統戸僅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口僅千一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餘隋混一之後戸凡八百九十萬七千餘田凡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餘頃戸未

及兩漢而田遠過之唐自太宗至玄宗戶凡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餘田凡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餘宋元豐間田凡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餘大觀初主客戶共二千九十一萬有奇雖以禹平水土周公致太平其時人口止千三百數十萬上下地之定墾者亦止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是夏周迄今上下三千載間戶之多莫過於宋之大觀及二千餘萬口之多莫過於嘉靖及六千二百餘萬田之多莫

過於隋及五千五百餘萬所可訝者晉武去東漢無百年戶頓減什之九唐去隋無百年田頓減五之四弘治去洪武亦菫菫百餘年田頓減什之伍晉武猶曰大亂之後唐號太平隋雖富而田在天地間止有此數不應頓增至此非唐之減乃隋之增有可疑者宋區宇甚狹而戶及二千萬皆所未解若國初田八百餘萬頃今遽止四百餘萬頃非頓加少或豪强兼并侵沒之故耳夫國家以武取天下初年戶口之減猶如此視晉之頓減

什九者奚翅天淵乃知三國戰爭其民塗炭曹操攻徐州所過鷄犬不留八十萬衆下江南歸者無幾則他又可知已祖宗之有天下眞神武不殺至仁而無敵也哉玆湖蹟之大略可攷者於戲湖於六季爲閱武樂遊之所無日不干戈而歌舞一入皇明遂成禁地堤之北湖之東復三法司建馬搢紳非公事無敢一寓目其閒列於治遊兒五洲宛在水中央有同蓬萊方丈惟省臣臺臣部臣五日更直宿湖者抵其所人視之且如登瀛洲

而吾白雲曹執法廷尉諸寮日循堤入署者所在湖山亦輒供吟眺春而碧萼朱英相錯如繡夏而菱荷旖旎十里飄香秋而卿月流光玻瓈千頃冬而瑶華玉筍倒影凌波雖無水嬉紅妝之可娱綽有真水真山之可玩亦仕路一清況也湫隘之暇不揣為之辭庶明吾吏之非俗云

遊浯溪記 桑悅

予至衡山即以家口浮湘而上自以肩輿山行登回雁

峰上下熊羆嶺以發千古之奇既至祁陽邑之諸士子來訪告予曰浯溪山靈俟先生久矣不可不一往久陰忽天開日晴予易古衣冠與諸士子步至溪滸以舟亂流而渡溪有巨石插淵高六十餘丈峭崒可愛次山定居之趾南崖壁立中通大道崖嵌鏡石濶二尺許長減四之一以水漬之瑩如墨玉近景畢照磨崖碑勒于崖之西北字畫完好歐陽永叔與王惲云碑打殘缺其完好者永之再勒今則不知其幾勒矣顔元之名則不刊

也崖北勒宋中興頌趙不息撰趙公碩書名不甚傳石勒古今名人詩錄可成數帙不能悉記予匆匆遊覽畢衆翼予上浯臺凌絶頂觀窊尊尊可容酒數斗亦人為鑿成循山而東為顏元書院西建浯亭浯溪環遶其下僧寺面溪地頗閒曠或云即次山故宅予遊覽既倦坐僧寺中堂諸士子設殽核酒數行予揖諸士子而告之曰浯溪素無名以次山名之而顯且自古名賢所過之地則專其地之名如賈長沙柳柳州之類離亂不能爭

剗數莫能壞一代生賢不能數人而多弗究其用名山大川必有主宰之者夫乃陰杌之使其流落奔走因藉其言以傳名於後世是山川之神默竊世用賢之柄而不自知也推而至於以萬世為士者謂非天欲用之以代言設教於無極者乎有為之朝神不靈有道之世天在下是以賢無不用而世底雍熙也時無與乎已學不由乎人諸士子其勉乎哉脩德以建功明道以立言使浯溪為濂洛以引洙泗之流亦吾儒分内事也其可不

加之意耶同遊者鄉進士曾鼎叔和庠友鄧溥文瀚李紀大倫楊時熙永和劉廷珊朝貴程幹廷幹王溥汝霖蔣暉啟暘李昕景曙文鳳天瑞盧益齡天厚譚翔汝鳳蔣昇首陽理宜牽聯書其名字以詔無窮亦以使後之人可指其名稽其所成以寓景仰庶玆遊為不負也盍相與勉之弘治六年十月八日

九真山記　董穀

山在漢沔其最著者曰大别蓋禹跡所及嶓源所窮紀

于虞書人皆知之余之初授漢陽也仰之與龍門砥柱
等以為其必有異者也既見之迺平岡橫亘江漢之滸
猶堵然余每過焉必心羨之曰是猶及見菲衣惡食之
威德步武于雲根水涯茫乎數千年矣既而侍御朱别
山授余郡志考之又有所謂九真山者寔維一郡之鎮
去縣百里能作雲雨禱輒應余曰安得一往其間乎是
年入夏不雨畞田告災民以雩事白爰吉蠲齋宿以五
月既望乙丑有事于九真舟行暮抵蔡店秉月明肩輿

登陸行過半從者戒虎乃益鳴金吹角持炬報呼以進又二十餘里至麓夜色微茫樹影參錯攀援扶掖良久至絶頂得古祠馬即九仙之殿如郡志所載云者雞且鳴假寐以旦俯首四顧群峰羅立迺進典祠之老詢之曰此為龍衣山此為朝冠山此為走馬山此為黄鷹山此為陳湖山此為稽功山此為崇陽山此為同山皆瘦削若雕刻蜿蜒如蛇龍遠若趨拱近若侍衛而九真巍然居所安而受之葢體有崇卑則勢因俯仰可以觀物

理得人情矣薄暮杞跋迺下山倒舁之僕夫順行余得逆觀危崖長壑萬卉葳長草木之氣紛馥著人左右皆成一色殆類蔚藍之天自空而降碧霞之宮從地而湧巒光欲滴應接不暇又良久迺即平地行三里許始出山焉鴻荒之初余不識真宰之意使漢水泛濫經乎九真之下或九真突屹立乎溪水之上則有夏之后金簡玉文之書未必不告成于兹山之顛與岣嶁同垂無疑矣迺今如是泯没千古兹余是之憾也豈九真之靈不

欲炷露自甘寂寞之鄉抑神禹之偶遺不以漢決於此將大塊賦形出於無意妍媸好惡自生于人心而水土者不與也是皆未可知也昔九華晦于漢知于唐鴈蕩晦于唐知于宋又安知九真山也不知于今乎是又未可知者也三彦士皆曰信因以為九真山記

土橋溪記 熊過

由葛家鋪益北三分里之一折而東降嶺絶田則謝氏務農堂由堂稍北轉而益東并山行少折西下則土橋

溪在馬溪首受土橋田間諸水其源可望見而指也鍾祥曾侯至富順之明年為嘉靖丁巳歲計得商筭無十徵為火祥司空須材亟民困省山之役棄其廬舍相扇而逃曾侯為之猷念阻於異議侯憂之戚既乃得請於撫臺民得憩焉侯心始寧僉事謝君謀飲侯相慰勞曰是先憂而後樂也以十一月朔出拱極門達堂所堂上為三筵西下丞卜君學官博士殷君為侯翼下為六筵分兩曹皆東向過位北第一次北一筵僉事黃君又最

北刑部郎中謝君南一筵戸部員外王君次行人范君主人居其最南獻酬既畢就溪飲馬擁土上源斂其旁流刳三木黒外而朱中皆為標檄中受盃焉夾峙而坐注而浮之舟倏而泊惟其所値録酒者舉以灌夕陽滿川映為紅流蹤談所及情感各異田燭具舉舉酒相屬過述無俗念以誦之於是充然自適各得其本真夫士先志官先事由來尚矣然資深逢源者亦多術焉游習以時勞逸以節所以廣譬而喻志者詎豈異哉古語曰

聖人化世其解在水故下令欲如流水之源學者亦必
成章乃達也然予所聞酈氏枝水葢千二百五十二予
行天下且半曲溪回澗索絡荒遠僻礙鮮能自通者豈
上世濬畎距川之教廢不講耶經所不載如土橋溪至
雙橋不半舍入中水東趨葢朝夕耳輒能達於江由此
言之學有頓漸政有久近亦在所資而世莫知省耶有
隱君子言此去六七年所俗亦淳朴士多知學學多通
志志多大政吾誠指其言悟於水因因以樂水之同情

先卜之也侯屬為記欲際其成而觀焉者盍侯志也因遂歌系馬遡彼北風鴻鳴嗷嗷豈不憚遠睠此樂郊民既勞止恤彼簡書我是用康侯心匪舒退食自公無以寫憂因是謝人駕言出游自堂徂溪洽比孔時汎舟流觴昏以為期百爾君子鑒於兹水坎坎洊至匪源伊委流之既遠潦或汚之迨有清源援歸於墟常德習事古先民是師

太華山記

李攀龍

經曰太華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盎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大霤中霤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崖往往如覆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厓絶為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鏄中躡銜上阪窮

為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畎新粲諸耜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衕如罅中峽中之繘垂罅中之繘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茹則蠡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㓷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㓷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來踆此厓上複高三丈自踆首南行厓如前㓷中屬耳瓢耳矣三里而近為蒼龍嶺嶺廣尺

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酈生所稱搦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顧匍匐進也級窮得厓跂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磩不可以穿繘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冒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稍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荚也

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囷不知何來客於此横道而處踰之為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栂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前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鐞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顛其中汙也上宫在汙中西北玉井在上宫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

其下東北淫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幂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摶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含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拆拆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别顛為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縭纚纚也欲度者先握

繘自懸厓中乃跖厓自汏令就繘不得繘還跖厓自汏得而後釋所自懸繘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為棧而銅柱陿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為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峰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即日中窈窈爾久之一山出其末若鏃矢頂即失之矣是為南峰

南峰前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壁上西峰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曰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黄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登堯峰記 劉鳳

記云堯嶺者記堯時水所至也其高踰千仞蓋洪水汩原東南下畀其勢必滔墊古有所識也予嘗三至乃昭

陽歲冬日自滮瀆水行二十里折從一小嶺曰夏隩迤而登逕石仄若刃屩不能數十武即劇選足所任乃置如此百尋抵石横道若囷積出五尋蘚被之其闕有樹揄緣撞上至其半蹶石斷復攬株枸足乃得駐若釋循坂則滑而墮傴僂若隔隘行僅進至巔復犖枳擇石錞徐下阽尤視升倍至稍夷草生茸茸坐而墜者再尋有磵從西南來巨石嶙崖交積若水阞之激勢雷轉而實枯硐磳離置又若累棋礫碎且硎不知其幾何時矣下

視窅深上猶不見其極並磝碻躋橋足曲踊隃磊隗又
踦踞沙中屢蹷乃絶磵去崖如覆鍾甬長不及圍下有
隧倨句轉穿其篆閒石若旋蟲竇之不可圜之阻無不
隕也入隙中若霤仰視蒼黑黝不睹蹭地無耜廣若布
枝而窓傳人乃舉足踰前撲墜石猝不可踐旁忽决若
口呿然得棧廣可尺如畎新伐轉從之且拒巖突振不
能直拓之危度股搖不禁矣歷棧可百武遂曠且夷如
環涂容二轍少憩磐石望所涉迷不復辨本非行道强

與客進遇拾薪者怪何以達也已遵涂至巖曰斜坪石如板構深壑平視準焉可十丈所前望則窪者為太湖推者倚者偃者嶕嵺者為湖上諸山其在近則矗如帳列如牙節或伏而興或拱而立其間隴畝錯焉蓋踰險阨而得曠夷是遁甲開山圖所云沙土之塥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者非耶彼得至焉者神麇魄悸孰敢睨視矣顧能廬是間哉又進崖巏嶚嵲不崤崩而齟齬則甚般礕從其隅不百尋又得一坪曰少坪視斜坪

加狹馬而高出之所見如之加闔顯湖始半出至是愈
茫茫沉沉浩漾矣或云是可以望月之出河圖緯象云
卯之隘上為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為吳泉月所登
於此夕馬山靜閒下視蕩無止觀當有異特氣厲高噤
不任納其爽凄日昳之景亦且自快去之可二里所有
臺岠空岋立至者必巨縻縋而升孰汲之哉時道茀未
除跋履既竭興猶能一取馬上穹阪喻十尋坼裂如幅
於其坼中拾級上又轉而南至院周壘以石被其岨蜿

蜒而長樹連抱者雲杪者拱者杙者樠液者中材者千章院傳自唐名免水近𡙁墓得斷碣乃鐫蕭梁年及唐人詩夫隳燬雖在荒僻非有害於物於人無與也而菑仍焉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是非所及矣昔者有軒清輝東之齋與西隱者猶之礫礒磹燼矣遺碣與衆草荒𧄍沼曰碧玉則澄澄湛焉縱廣不足五尋中污也如釜旁𧰼如簦笠仰焉水淫之雖甚淺過暵不涸樹冪焉窨若室宇瑤碧瑟以栗則玉之在璞矣井尤寒沁而甘題

以寶雲渫自宋泉可甲乙天下四摶以巨石瀹之久不噎餁松偃蓋者失向所指院下石瓻紩波文若水浸漬痕馬磴入之豈琢礱為崖側陁哆蜿蝓雜蠃蚌跡隱隱若洪水方濫岸翼之引可十尋是豈畀說哉峰在院左者妙髙雲常衣之霽乃徹崖剡行者耳屬恐抵之仄相貫探前測後目上則與礴諆下則與墜諆餘二十丈許左入不數武有穴窈窈爾投以石鞫然下有穿人或從穿入内瑩巃多怪石穴穿不可達又旁穿詰屈出不復從

故所下視中如硠磕有聲前復礬折踰一竇石棧欹偏置之而裏則撥爾而觸置之而外則兀爾不安去之百武有巖深三筵而上穹然乳下垂若出其爪睅其目作其鱗奮驤欲從風雨䦱其縿纚覆者荔屬成羽簿汨越幽隩決蕩沉氣又舍而前則迴障鐵倚勢陵崇嵐暟纓帶之林砮振蕩鋪畜豊植冬無散陽夏無燀炎檉柳松椵生其隩麓嶢峭則欝雈萑艻樵燎資焉五里達於涂山猶覆原上有峰上横置石支以三足如釜鬲去之者

則石婦闖馬東嶺曰鴨蹠如鈴瓻綴之踜皆碎黝若墨
鳥跡所不及也夫傳所稱高山廣川大藪也地道之徹
於上民神之所依而生之良材者也其記堯水事誕
則院何以名且洪荒之跡湮不復睹巔舄以有蝸螺穴
焉是尤駭視者且山者徹也巖者嚴也氣嚴而徹是殆
蒸化百物不可名狀者也余觀於天下玆山特小爾然
於吳差顯奠壤東南震澤為巨壑出其前光屑常陰雲
震於怪物登之四望雲霧不知所自出憮然若與精氣

接而山川者薄為風雨矣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四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記二十九

遊覽

金溪遊記　王慎中

一畝之宫環堵之室墐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為處出户而行前有轚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袵騄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濵蒼山崒嵂而髙起緑波澹蕩

而長浮則為之怳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朿耳目為之加明手足為之改適此何異乎飫粱肉者悅蔬茹之食醲酎醴者暢清冷之漿其含醇釀而即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于此徒以廹刼於喧湫沓雜之甚意煩氣倦急於有所投而自解峙者知其為山逝者知其為水而豈為有遇於巳哉甞試登髙丘泛長川見夫樵夫牧豎䍐師估人爭道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為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

彼觀之則醇醲之可舍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即者矣物之美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而城郭家室之爲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值處世之偶得放於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㬰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

意豁於久煩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矣何必不爲樵夫收豎畧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而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以徇物中之厭欣變於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於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於物者未甞無所寄而皆其自足於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甞不美而況於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于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於厭苟

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於忽然盍吾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瓴而急瀉至於金溪而始演洋渟滀山起於兩溪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烟相鮮兹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者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咏方希而諧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盎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於吾目著於吾心形器都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

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道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為記其意如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三人之遊而能樂益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於吾而後為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為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巖居士王慎中也

遊鳳凰山記

王慎中

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隘又一日至鳳凰山去朝鮮境尚百有餘里土人稱為開州其地蒼莽無人之場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偃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寬閑空隙也予初以使事未遑登覽春三月廿有二日還過其地遼東都司李君本正以千五百騎行迓適日莫按營於此因與副使錦衣衛武士英三人連轡鼓吹而前皆疊石為城隨山障塞巉巖

崩毀過半其缺處為門石梟鈌樞沙土中猶隱約可見門外稍東西向有水關架石作梁水聲幽幽然出叢薄間若許語者入門左折而西高崖絶巘上有土臺隆隆意時當瞭遠處也右折而東盡溪谷涯際有舍一楹覆地為椽上無片瓦惟朽餘壁立不知何人所常依息疑野人射獵時信宿草具也自兹北行皆平曠幾二里許石級頽殘瓦礫零落若官府廢治又二里許正北山坳處適與所入門相對皆灰隔重石為關兩旁積石方尺

者千餘若將下墜卻敵者極北南立四顧平帖藏風蓄氣真天造地設儼然千家城郭四隅松栢彌山荊榛被道豺狼虎豹麋鹿狐兔之迹交羅其間不可復進徒擁立流望惆悵興思而已或者以為殆全燕時郡邑又以為故高麗時城堡又相傳唐太宗征東下其地嘗頓兵于此是皆不必盡然而亦未必盡不然但其東北與女直海西之境相接而此山正當其衝故當時立城置守以控扼之經營締造可謂得矣又孰知今日淒涼荒落

而爲過客之悲也嗟夫禹貢職方所載區域變遷更置不知其幾何而始致今日之全盛合一遺蹤故迹無處無之得失興亡各由其道是皆不足弔者而暇爲荒徼悲哉相與一笑還營書此爲記

遊筍江記　王慎中

郡侯程習齋公治泉之八月政既通矣天荅之歲而民悅其生公乃得與客遊于筍江之滸夫其浩漾澄涵之水流日夜之不息演洋洄洑放乎大海浮於曲折迤邐

之遠不知其幾百里而空曠寥廓際乎日之所極若在几席之外膏原漫隰彌望逶靡畫什伍而理縱横巒驤峰踴迅勢驟形凜乎其不可控臨兩崖而四眺則若逗若拱徊翔停峙睠留而不去各獻妍態映燭乎玲瓏泓澈之間而光晶新爽飛散下上媚雲氣而麗烟霏益亦奇矣若夫高帆疾艣出没于霧濤風浪相啣首尾而離離漁蓬釣艇謳嬉遞發前唱後和擊楫空明魚沉而鳥起川虛山蕩於微茫晻靄之中灌木菀柳之駢羅鸛鵲

棲止鳧鷺還集輕簷細梠隨曲成構延旦反複鑒晴波而漾倒景斯則民事之動因乎山水而公與客得以為瓌傑詼怪之觀者也至於靚粧袨服會一州之士女沿隈循涘而不可選紛散互合莫窮其來往之所從文參芳荃之繽郁遺履舄而罣袿裳激豪吹之清越哀繁絲之要眇淋漓顛倒徙倚雜遝忘其歧道之所向而忽乎日之將夕斯則生人之娛感乎物節而公與客又得以同其歡適嘉洽之意者也公飲酒樂甚顧謂客曰吾所

得以為觀者彼方勞於有所營役役而不得休而豈知是之為美而吾獨得之以為遊娛於物節者知以為遊矣徒狥乎耳目之好而甘於漿炙之味而烏知吾之所樂惟我能與之同其意而彼豈誠能同於我哉今日之遊盎亦云樂矣然而此江常在泛日月之無窮前乎遊此者不知幾何人而聲磨跡滅與水俱逝皆巳化為浮漚游沫而不可尋矣不有文字以託於不泯則後之人孰知吾與公等之樂於是也乃舉酒屬予曰子宜圖之

予復於公曰昔叔子峴江山公習池與夫柳惲之具區蘇子瞻之西湖其光景物象極備一時之美文雅照耀意氣雄俊既擅絶於當日而流風餘韻於今猶可稱思至其從吏鄒湛侍兵葛疆以及方外惠勤參寥之徒皆因以不没於後世然則客方有託於公而此江雖常在其名或當由是以顯公顧謬意鄙陋無能之文為足以圖不泯之盛事豈不過哉言已酒罷公揖客别而予退為之記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竒變娱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而宵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畀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

懽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為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于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為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嵒崒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為之慼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

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酣乎奢佚之驕羨倦乎勲伐之勞勤思取樂于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者高起于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于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甞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撰殽酒躋山之巔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為遊攀援險絶探討幽窈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為怯也顧

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儐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于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為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為吾有吾雖困於世于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於江

漢魁乎為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兹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為少歟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遊齊山華蓋洞記　雷逵

池陽東南三里許為齊山左田而右湖怪石奇峰幽壑古洞璀璨環列其尤絕者如蒼玉雲梯上清華蓋而華蓋於諸洞為最此登臨之士或苦勞而中疲或落暉以增慨遂至榛莽交衢草萊荒徑而兹洞漸不可識矣予

與少郭每及齊山之勝恨不得一陟覽是夏予假便歸省𨺚舟而南泊池陽之渚夢寐蒼翠既已躍然適少郭偕萬峰胡君來顧喟然曰翠微勝概知子夙抱會可以耶遂相與載俎攜壺步石徑攀藤蘿嶙峋律岸直造罙阻躡朝天而踰雲門趨上清而下曠怡清風徐至扣石鼓以浩歌徘徊觴咏則山南之勝且盡而日已西矣予顧曰華葢之勝竟不可覩耶有田父進曰洞誠勝然已數十年無人迹胡子曰是人在耳即令隸從操斧荷鋤

鳴鑼而前悉伐其荆蓁之塞途者頃之成路吾三人者緩步而至則洞口石峙如門其中豁然上圓如蓋下平如砥可容坐數十人後有小口約三十餘步通山脊即燕石也乃更洗觴命酌滿引劇談山虛籟靜萬慮消息胡子嘆曰異哉斯遊吾二人叨涖于斯輒未暇子以邂逅維舟率爾開荒窮造亦奇矣夫亦洞之會也予謝曰有是哉竊聞山水與人其氣本相流通惟氣昏窒而不暢故有沒溺市井以終身者然無來無去斯為善遊而

山水之或以人興或以人廢或千騎萬從馳騖而不足或鞠為丘墟長噫千古此固隆替不齊之候非有繫乎山水之靈不靈也吾輩今日之遊亦水行風萍適然相遭而洞之闢不闢我與洞皆不得知無所增益者而又何嘆也胡子喜而笑曰子其記之

遊天然洞記

田汝成

古之官于其土而善為山水游者若謝靈運柳子厚是也靈運之為永嘉守于厚永州刺史也守刺史守一州

官尊而政劇而二子灑然脫略恣蕩風情凡州之山稍
可取者必涉足而寄目焉又能作為詩文以張大景物
使不落莫寰中亦奇矣然而未識二子蹤跡之所遺者
至于今復有能表章之乎否也方今海內名士善山水
游者予所聞則姑蘇都玄敬太末方思道天台蔡巨源
是三子者好為山水遊也若饑食渴飲而病就醫也其
有聞而求必得之也若獮搜而虞逐也巨源參議貴州
貴州山水磽陋鮮可游者而巨源必遊凡一丘一壑苟

不為糞壤者皆涉足而寄目焉又善于大書嘉勒名稱以紀蹤跡庶幾靈運子厚之風者巨源所與民同患者也清平城東三里所謂太極洞又其東七里所謂雲溪洞雲溪大極者皆巨源所為名也挈其閒去太極百步所即今所謂天然洞也當其時翳于榛莽狐狸之窟而螻蟻之封不為巨源所甄録乃今去巨源二十餘年矣風雨滌薄門逕砑然可布几筵較其竒于雲溪太極不啻若華屋層軒之與蓬蓽伍也晦于前而顯于後豈非

數與今夫崑山之玉滄海之珠千載求之尚有遺寶物之無盡藏也如是然則人君之求賢也招以弓旌聘以輪璧焉知草澤之下不有懷珍而韜韞者乎何以異此洞之不得暴白于當時也雖然洞之顯雖後時猶不為落莫于世吾安知此外不復更有遺者終有能表章乎否也

西内前記　李默

先是太史程子舜敷為予談西内之勝以為非人間所

宜有亟約一往不果者彌時心切惆惆於是季夏十有
六日予方休沐祠部王子克新晨與戒予同游亭午弗
至移晷乃擕吳子允際陳子約之邀予聯騎取道靈濟
宮茶話儀曹陸子選之已先至陸子前驅望西安門舍
騎步入至内門聞車駕且出心甚恐急趨過仁壽宮北
門又東折而南則斧斤如織稍西為仁壽宮直北隙地
初築親蠶壇殿于此用前詹事霍韜議也數步穿壞墉
達宮之正殿黝堊絲繪圬墁梓匠百工鱗集執藝以趨

殿東西北上為永壽萬春諸宮翼而前殿凡十一楹二陛以降正南為門者三題曰仁壽宮門門外西南數十步築神祇壇方可十步蓋倣周禮王社為之從新制也直東為帝社坊凡駕臨享特駐此坊東北為無逸殿南為豳風亭盎望見馬還訪繕部甘子公望于直廬邀予輩復自宮故道而出指語予曰此文皇帝潛邸也啓珍羞宮所藏上御書亭殿題額聳觀久之趣至無逸恭覩睿皇帝農家忙近體上為序述甚備上又著豳風圖記

並揭亭中遂步出宫之東門南行西望黍菽盈疇田畯趙常侍者遂導而西古樹幽翏陰森滿目槐柳多至數圍者蓋遼時物云前起石橋橋下惟智井二餘皆㪷為榛莽北行古松間隱隱見岡阜鬱然至則小軒峙其前又前甃石為九曲黄河軒北石假山也石多削為形肖剥泐不可識山數疊上松皆偃蹇如天成絶頂列銅池者六皆貯水池傍多穿孔竇下注洞口洞中為龍勢若噴吐前為圜池龍盤其間駕幸則瀉銅池從孔竇迸落

名曰水晶簾吞以洞龍狀流地中激而上出池龍口復入地注于黄河制特幻巧恨不見其吞吐竟作何狀山上有梳粧樓遺址敗椽尚存舊傳為遼后遊處自橋至此地皆以文磚花乳石雜甃之登覽四顧都城已半在目中而故苑荒丘非復故物相顧愴然遂假息槐陰凉風時來常侍曰是特小山耳坡陁硉矹隱起東南者非兎兒山邪公等豈知之乎予亟欲就之陸子時已憊甚常侍呼酒數行肴核雜進為歘數刻乃導出一門循塍

而東過省耕亭亭額即向所觀御書也南並稻畦可二十畝中有池方廣十餘丈環置桔槔引池灌焉踏者以人聲節之咿喔欸乃大類江南苗芃芃櫛比可愛陸子曰是田糞力過矣穫必寡畯有憂色復導自東小門出則湖堤萬柳中也緣堤稍南樹益茂密閴無人聲林端望見昭光殿常侍曰此兔兒山也予與吳子又欲趨之諸君皆以迂阻有難色予亦不能獨往稍北行常侍引去時夕陽半落湖心波光閃爍荷葉盡舒花皆紅白二

種望之情神俱澈香不足言葭菼蒼然有異鳥巢其末時啾唧出蘆葦間白鷺片片杳淼難即湖東列數亭為艤舟處亭外為西苑門殿閣參差可歷歷指甘子呼小舟絕流而東曰予將出是門過西華遶闕右向長安就司空議事矣予五人者遂北行數十步東望釣魚臺過曲榭髙可尋丈翼以複閣窻皆左右闢左瞰湖右臨內教場故事端陽節天子臨幸競舟較射以為戲遂步出教場北行直石橋西橋兩端皆坊東曰金鼇西曰玉蝀望

圓殿梳粧樓如在席前又聞橋北有龍鳳丹虎園諸勝而日暮矣諸君子皆立橋少西予獨與吳子步至橋下臨水沉吟而還王子乃邀予就飲惜新司内侍某所已乃復蹈西安而出時已昏黑矣是遊本圖搜剔幽奇而王子以日昃至陸子且有倦容多張沮計吳子洎予重為之悅惆致私憾焉予乃秉燭漫書所過為前記邀吳子識之庶有託於將來云爾

望江記　李默

禹鑿旣通惟江實長百川故奇觀莫加焉正德乙卯秋九月予計偕北上初從京口夕濟偃卧蓬底不知江作何狀嘉靖甲申夏六月予則以駕部主事假滿還朝取道江陰薄次君山君山者楚春申君塟處也江至此漸縮風濤駭目不覺呼酒狂叫已乃下毘陵趨京口登金山絶頂望焉極目千里帆檣井井蔽江上下煙景蒼蒼鍾聞兩岸極瑰瑋之觀心殊樂之閲九載為歲壬辰時有宣州之謫秋七月由廣陵西出真州往者常絶江而

渡風帆迅駛如涉清溪是時鼓櫂東指踰六七十里乃達京口方黒雲垂垂起西北飈且作往來舟楫稀甚予獨駕輕舸乗流直下雖風力漸柔水波微漾然洪流空濶閴寂無聲始察泛江之險予心殆悲焉薄暮復艤舟金山登陟如初則日已西墜江光半落烟暝中非復如曩時景况矣是冬臘月既望發自宣州過太平留眺雷峰進憩景峰亭上忽見江自南來直走姑熟之西數百里間縹緲如帶意未厭也晡時再登黄山椅臨獻之石

江勢可辨如坐景峰時其夜漏下十刻馳至采石遂扣謫仙樓推窻望之不可得乃穿松磴造峨眉亭則江出肘腋間矣然烟霞蔽虧月湧波心恍不得視左右曰白如氣光如練者是矣為之決眥引睇者久之又明日至建業從二三客登雨花臺張筵坐笑風飁飁下衣袂皆飛彼排石頭而繞鍾陵使英雄鼎峙六合分裂者非此也邪因相與談興亡之故慷慨行歌衆客皆歔欷而散雖其灧澦岷汶滈汗三巴走白帝絶洞庭帶彭蠡吾不

知其吐納何似然而江之形勝大都可得而覽矣夫其感於人也為悲為喜為憂為懼江一也無情而生有情何也羈窮拂鬱則哀怨易興得意肆志則豪宕橫集此喪已之同塗而至人之所謂物化者也是知登高眺遠情由我生山川物色觸中而應故善持情者必反觀焉吾得吾情於兹江也作望江記

遊鬼巖記 何南金

余耳熟鬼巖之勝最久巖故甫徼地非懸車百里不得

至戊申嘉平取道江口背莆境西北指桂苑則柯生爾珍先宿遲予促登巖巖距苑椒洞出巖底洞空透可炬行十里因張道人鐵柱鬼王其中下巨石封鎮故不可入出苑右折里許水石清駛莆山率以泉勝其特秀之石鮮數仞强者兹山香爐了髻諸峰稍成林立斧劈勢最奇則入谷兩危巘矗空百丈蒼碧崨嶪望而知其為異境造巖五里寒門幽竇蟻旋百折始通巖身光紫圓膩直揷一幅雲毋屏冠萬山頂特異他巖堂皇竦傑潤

視孤倚如帝座布扆而空其案也如玉京崇墉而無其雉也如巨靈植掌而絀其指也如金鵄張翅而坦其腹也巖巳絶奇而飛泉一道灌頂漫腹界巖瀉落則更奇巖下屋數楹嵌巖凹入棲張君像一龕巖突為蔀泉落則噴者擊瓦為珠細者潤簷為溜張君前一石井溜適承之巖宇虛閧溜入井淙錚皆作鼓鐃音繞室不去巖前平地僅堪布席低首俯瞯來處則一穴陰風一甋白霧蓬蓬浮浮撲面起怪石盡作青獅蒼兕昂驤戲舞於

洪濤簸蕩中人如排罡風披灝氣十步九折而上覯太清復為九閽當關虎豹猛蹲恐喝而怵禁之至此則鈞天廣亭丹霄絳闕萬象在下而已閬土不雪獨此地高寒閒雪此日劇寒故宜雪不雪而霧陰霾滃翳出没變幻踵底頂端儻芒乎其非我有巖即無鬼而谽呀豁閜窐寥崝嵘固鬼窟也吹烟吐霧招雨嘯風固鬼候也吾生之得於沙刼也幾何吾身之得於沙界也幾何幾何中其為生同之而足奉足及之而目奉又復幾何蟻穴

之漏太陽乎芒鍼之占太虛乎此雖雲鳥過眼肆茁送時到手會心必無放過況走一官於數千里外決其南畝北䆳之見而薦以譎詭魁竒洞駭之觀猶然靦面而自失之悲乎一沙之富不受而還之大造也我實自貧矣令人從草澤而躋峨嵋之巔不知踵之高也從郎署而著惠文之冠則揚揚趾髙屐折矣士固有志吾好吾從乎柯生笑以為當洗斝更酌揖張君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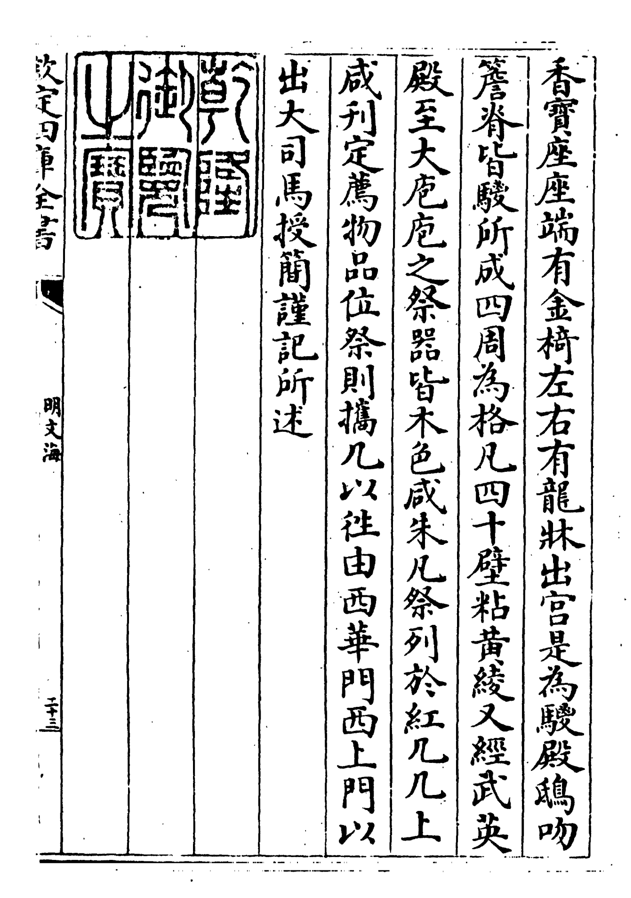
建業大内記　黄省曾

攝提格之歲如月八日大司馬喬公奉天子明詔道承天右門左入太廟門門左右皆樊松竹雜濯門內唐左右位咸有井井覆以亭入左角門過石梁明庭上須彌座座凡三重皆可路廟間九簷際皆有綱絲中設靈座面南一位面東三位面西三位皆設靈衣由右入觀寢室室各有靈牀牀左右懸燈牀前素壁壁前各設方木椅椅上藉黃褥褥上各設裳衣椅麓設履由舊闈出入端門又入午門左角門進轉西道臺麓上五鳳城樓是

為兩觀中之左右洪武之鐘鼓在焉鐘下承塞以䡃空
前之左右皆架瑣子革紙鎧甲樓編緣絲為窻日映其
上明麗炫目循城之東經八寶庫古今經籍庫東華門
内觀太孫宮東宮宮前多梅宮各有寶座龍牀牀皆五
綵雕鏤前階三級以上凡宮隔以街壺入文華門殿制
頗小西觀奉先殿殿亦有靈牀座如太廟寢室以歲時
薦享不在是多塵又觀興慶宮宮前除積水幾尺宮内
藏衣扇等項箱千餘各繫標牌有彩金龍鳳紅箱七八

座列於中又觀大善殿殿在小城之上由左門入北轉上至南殿殿有網絲門凡六云聖祖覽讀之所其後有石假山下通石梁石山鈎闌下山循左而入為望江樓高際霄漢已不可梯樓後為九五飛龍殿間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宮壁藏佛龕轉至内花園中有亭亭四面各有五色琉璃石臺一座可以登遊臺峙玲瓏古石各五中峻次畢臺之兩涯各函石缸二缸水清燭須眉園内多梅竹松栢百卉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觀西宮

户秩以黑金為之往往用馬宫後有御用厨竈為銅軌所疊宫間五中設沉香寳座兩間門相對門疊虎頭於楔上各有龍牀牀各含小牀可以周回布席牀面朱華格眼或剔地起突雲龍盤鳳宫之前窻皆四斜毬文格眼或龜背羅文疊勝門紐皆絡縢紅金為之左右廂宫凡十四又左右翼十二院院各宫三間左右為房房有壁廂八朱金龍鳳為飾皆左啟傍屋三間為厨咸銅竈厨北有小屋三間厨前石井宫除前又殿五間中有沉



香寶座座端有金椅左右有龍牀出宮是為駿殿鴟吻簷脊皆駿所成四周為格凡四十壁粘黄綾又經武英殿至大庖庖之祭器皆木色咸朱凡祭列於紅几几上咸刋定薦物品位祭則攜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出大司馬授簡謹記所述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周桐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三十

遊覽

遊峩眉山記 胡直

予以乙丑仲春之念六日晨發峩眉縣西城從了寳樓陟華嚴寺過楚狂接輿隱處漱玉液泉徘徊懷之西上為中峰牛心二寺為雙飛橋雙飛者以二水從山巔懸

溜百千丈始合流於谷底震盪林木間聲轟如也南為後牛心寺為孫仙洞寺僧出眎孫思邈丹竈藥爐製甚古西為白水寺寺後羣峰林林若笋然是夜宿寺閣詰朝卸去車從乘小籃輿上頂心坡坡漸峭行若躡壁衆戒下窺余下窺自若也又上為九嶺岡長老坪猢猻梯咸手絶又上至峰名初歡喜雪皚皚封崖壑猿鳥盡絶以為至矣已而歴蛇到退至梅子坡最險雪藍塞道不能以輿乃與從者魚貫縋牽一丁傴僂互管而上一休

一升仰視峰腰咸雪白一色絶頂蒼鬱髣髴倒出漢表
雖自顧疲殆而神從景王不羽欲飛又上至雷動坪坪
上巨木凡幾千章皆金鐵幹被緑髮苔雜氷雪礫格聲
琤琤然中通一徑可七八尺許左右深陷倒視窈黑雲
霧茫沆相逐不知幾千百丈也相傳雷雨居其下一聞
人語鼓吹聲則雷大作過者毛骨洒然非人世矣豈所
謂倒景非耶又上為八十四盤險蹦前北上至峰名大
歡喜路始平入天門石石雙峙如門歴七天橋抵光相

寺寺殿皆鐵瓦是為絶頂環顧白雲滉瀁若身在混沌視天脚反在下有二鳥名佛見及異鼠咸就人取食若相識然僧告予曰時暮矣明晨請覩光相予宿至晨起稍霽衆躍曰光必現矣比予跂崖巔陰霧漸塞靡所覩見有儒者曰是必不見彼下有放光石當其雲蒸日麗與石相摩盪為之光光不為異余曰唯唯有禪者曰是大不然此光出時一切見者於彼光中各見已像甲不覩乙乙不覩甲若此光者出於雲日則當如水中鏡中

彼此互見乃知是異余曰唯唯於是峩眉曹尹進曰其去年侍訪院王公守廵楊王二公咸值光現各覩厥相果不互見人譽其所常見而毀其所不常見姑不逺見即此蜀地若火井油泉皆所自徵若皆以常見毀之豈不誣哉子思子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不知歐陽子曰聖人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者是謂之中道余亦曰唯唯至午有驛騎促余歸下至梅子坡雨如注行者艱倍前日竟不得覩所謂光相佛燈及雪山瓦屋之奇

下逮黑水龍門咸莫到焉至雙飛橋有僧楚山潛奧洞十年忽自牛心山後披荆莽間𨨏行出逆余訊曰山巔覩光相乎余告以登陟危阻未有睹楚山𩈄然笑曰公豈以未陟峩眉為安乎彼未嘗安也以未睹光相為少乎此未嘗少也余又曰唯唯既還雅久之有峩眉馬鞍山僧綦者自山五百里踵雅稽首乞余紀遊予憫其勤為書大畧貽之

桃柳記 吳鼎

宋蘇子瞻守杭日旣浚西湖築堤堤樹楊柳世稱蘇堤
柳更四百餘載剪伐衰耗可知已今上之十一年侯官
王君為錢塘令循行故堤歎曰仁侯之迹也而湮廢至
此乎間課民補樹柳若干桃居其半君過之喜曰是不
足想見東坡公風教耶君旣入民部他日薦紳大夫士
女過之喜曰是不足想見龍江君風教耶好事者寫為
王堤桃柳裒諸賦咏識去思云往余從君觀堤上余請
君數所樹籍而藏諸掌故禁後毋樵伐君笑不應今春

余過之屬桃柳盛布而我君温恭盛德不復可從凄然感舊頻令人思封植嘉樹以毋忘遺澤邑中父老子弟孰不如我而奚俟禁制之哉又安知後之人不續樹以紹君美如君之續樹紹蘇公者耶詩云我躬不閲遑恤我後言君子患其身無以示民毋憂身後變置其法也昔者君不我應有以夫有以夫君去之明年為嘉靖十六年其夏五月巳卯朔故民吴昺記

許泉亭記 許相卿

許泉故郭公泉也石門山人更為之名浙山水勝天下泉值江廻谷邃處涓涓出傾厓嵌竇中俗遠境絶為尤勝山人過而樂之亭其右卓錫焉已而喟然歎曰有天地則有兹山有兹山則有兹泉臨兹泉挹且玩者前公而往後公而來可十百數耶公專而名之者何尚其志不二於物而托之泉泉由以傳然則非公名泉泉以公名爾天地之間名可以榮利可以富珍麗之物把玩之可以怡情交乎吾前日紛如也世世固嘗畢力營之忘死趨之

志溺分渝造物者莫之許而有也或有之弗久或久之得咎猶無許耳况名以傳耶秀自分槁寂淪放世無可撓吾志者茲泉洌寒孤迥委蔵於奥阻荒閒之區用可資於世莫便於用也秀適遭之泠然而斟沸然而瀹暢然而飲嗒焉樂以終老人莫吾競造物者莫吾禁也公去我來泉將不許我乎故更之曰許泉持以告予予憮然莞爾曰有是哉山人以正德十有四年八月九日亭予以嘉靖元年正月三日記

顔溪記

吳鼎

杭故洲也東塘西堰而中城焉所謂左江右湖者也湖清甚無巨魚宴嬉之舟歲費千金然以其麗也非特杭人日噪焉天下知名久矣東瀕江淤壤數十里每潮汐之候雖大旱土倏津潤用是宜農圃蔬蓏尤良諺曰東菜西水明非他方所及然以其樸也若顔溪者非特不遠聞杭人亦罕造焉出艮山門迤東七里為顔溪或云顔氏嘗主之故名或云顔鹽也溪經斥鹵若沙田云爾

溪稍南即沙田東北指赭山赭山海門也潮汐出焉今司寇胡公别業溪上依水竹結廬面田築場不垣不斷胄子子忠未入成均時恒遊息焉樂之自號顔溪主人是溪之味不甘於西湖瑩徹又不如湖載糞壤鳴桔槔飲牛浴蠶不雅於畫舫金罍而鼓吹也黄茅苦竹榛莽彌岸非若蘇堤之柳字闕二之荷蓬户草堂話桑麻憂雨暘督稼觀穫而聽耕田之歌又非若漱玉泉汲龍井聆水樂紺宇在前雲樓映後而放鶴觀魚其間也沿濯斯溪皆

黧面塗足之夫鄉音剌剌不入耳豈如湖上麗人簧言玉貌而羅綺金珠者乎之數者明知其不如而避彼擇此蓋佚則淫勞則好善其擇之審矣於是見司寇公恭儉之風子忠保家令德胥可為法記之

表泰山之巔碑記　万恭

隆慶壬申春黃河泛溢輸道梗湮天子憂皇命恭若曰汝其治水踰夏河成灌輸悉盡天子懌豫命恭若曰汝其東封於是臣恭以八月禋泰山報成績也余乃歷巉

巖踰險絶撫秦碑登日觀已乃陟山巔謁天宮忽緇衣蹁躚目瞪足踐招余言曰是泰山巔石也余異之睎其上室如錮也視其下砌如砥也而惡知夫泰山之巔而又惡知夫泰山之巔之石余喟然歎曰夫泰山擅四嶽之尊而茲巔石又擅泰山之尊乃從而屋之又從而夷之又從而踐履之令尊貴不揚廢靈異不表見余過也亟命濟倅王之綱撤太清宮徙於後方命之曰第掘地而出巔毋刓方毋毁圓毋斲天成返泰山之真已矣倅

乃撤土嶺出之巔石愽十有一尺厚十四尺有奇聳三尺戴活石焉東愽二尺五寸厚一尺三寸西愽一尺八寸長八尺有五寸夫約泰山而束之巔已奇甚矣又摩頂而戴之石斯上界之絶巓青帝之玄冠也余倚活石覽觀萬里俯仰八荒遠睐則扶桑之日曜其東崑崙之風吹其西近眺則泰碣石若正笏叢石如羣圭而齊魯諸阜圓者似金直者似木曲者似水鋭者似火方者似土枕青陽之絳闕俯元君之幽宫而六極之大觀備矣

彼巔石不表見幾千萬年矣今出之始返泰山之真而全其尊後來覽觀者尚毋刓毋毀毋斵其天成務萬世令返其真而全其尊以毋得罪於泰山之神其緇衣蹁躚意乎余問緇衣何許人何所受而告余默而不答噫我知之矣蓋緇衣受之碧霞碧霞受之泰君泰君受之上清上清受之元始元始受之寥冥之祖

閱外城記 王樵

萬歷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内外守備參贊部

臣閲外城予以攝工部事出太平門尚書徐公以攝兵部事出神策門予以五鼓盡至觀音門官廳俄而守備邢太監泰寧陳侯相繼至既而尚書徐公至黎明循垣内東行垣皆國初蒸土所築極堅厚上以蜈蚣木出檐覆之以瓦歲久土有剝落木瓦有頹壞則修之至今垂三百年外郭周百八十里包羅山谷誠前代所未有也北面一帶因山為險據江為守自觀音門而東繞鍾山之後而左皆岡阜不斷在東北曰姚坊門又南曰仙鶴

門又南曰麒麟門地勢漸平鍾山側看成峰横看成嶺攝山後峙青龍左繞石城右踞天印為案於此行頗得其形勢之的而知我聖祖於金陵定鼎於鍾山卜吉以為萬年之㦸聖鑒髙遠非尋常可窺也是日由南出者為協同守備劉監丞定西蔣侯起鳳臺門又東曰夾岡門又東曰上方門又東曰髙橋門南北兩路同會於滄波門有官廳曰閲城會所内外守備兵工二部堂序坐飯畢予與徐公入朝陽門道中審見鍾山蜿蜒扶輿衆

山環拱南面空濶秦淮流於前大江繞於後沿江諸山又皆逶迤為金陵拱護其面勢與尋常所見不同蓋從高而下始得之也歸至工部與四司官議修城事頗言修內城易修外城難內城縱有崩壞舊甎多存用甎灰補修新舊即成一片勢自堅久外城原以土築土有剝落用土坯幇砌不久即壞後易以甎土外幇甎雖可暫支一時而甎土原不相入尋亦崩壞若欲永久不壞須如北京外城一如甎城之法裏雖用土築外則用甎實砌

非幇砌之比故得堅久但北京外城止南三門一面南京外城則連亘遼濶其功實難周書畢命曰申畫郊畿愼固封守周禮大司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有掌固司險掌疆封人之官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及其衆庶之守郭即今之外城所謂溝池樹渠之固恐大畧如今邉牆之制有牆以限隔有墩臺以瞭望拒守有渠以環之有樹以固之牆之比城易修而亦足以為守比城易修者以用土築而不用甎也

欲其足以為守須備前所云四者而後可以經久則在
當事者以意損益而已

閱內城記　王樵

是月二十五日閱內城內外四守備兵工兩部堂會於
通濟門黎明登城如前分閱劉監丞蔣定西由西歷聚
寶門三山門石城門清江門定淮門儀鳳門予等由東
歷正陽門朝陽門太平門神策門金川門鍾阜門而會
於淨海寺寺在城外據獅子山趾獅子山在城內即國

初建閱江樓處是日頗盡金陵大觀蓋内外逺近畢見也通濟之外秦淮之池雉堞不甚高徑不甚潤僅容兩馬俯視甚峻而基實弘濶瓴甋兩面厚可丈餘而附墉之土則長坂天成濶十餘丈雖不設臺亦無慮也至正陽門下輿而過旭日初上朝煙未消南望郊壇北望大内如在圖畫自朝陽門而北則鍾山在外隆廣山在内城貫二山之間包山而過孝陵中松栢參天谿谷逶迤歴歴可數隆廣山蓋鍾山之足隴石崔嵬亦多古木有

廵山官軍跪迎山上道中見松栢枝榦多作虬龍之勢皮似鱗甲在動植二物中恐亦得氣之相類者歟城隨山勢此處獨高歷級而上東北折處為孝陵後門自此而西至太平門城皆在岡隴之上太平門居隆廣覆舟二山之間門外長堤數里為三法司面城臨湖而在鍾山之趾玄武湖在覆舟山之後城亦包山而過自此至雞籠山岡隴不斷城皆因山而臨湖湖逼山趾城與湖相逶迤盡至雞籠山之盡城不復西別築城下循湖而

北為神策金川二門蓋至此始為城之極北處也城降於雞籠之後者一等有便門歷級而下自此玄武湖之曲折始得盡見新舊册庫在湖之中此處最深湖連亘太平神策二門之間環湖村落櫛比土田畦壠方整宛如棋枰自此而西則大江迤邐而東繞出帝都之後逆江而上皆山也江山之險實天造地設傳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險亦因乎地險汴為四戰之地所以不可都也金陵以江為險

人之所知而用險之道人或未盡知六代南宋雖偏安即其保守一隅能却敵而制勝如周瑜王導謝安韓世忠虞允文者亦有用之之道矣自金川北繞獅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亦建二門曰鍾阜儀鳳金陵在春秋時本吳地越句踐滅吳築城於長干里俗呼越臺楚置金陵邑於石頭金陵有城邑自此始秦始皇以望氣者之言鑿方山斷長壠以泄王氣其河源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都

城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西出三山水門治石城以達於江乃今所名秦淮者也東漢末以秣陵地封孫策為吳侯至弟權據有江東築石頭城因山為險扼江為守即今石城門一帶尚其遺趾也改秣陵為建業建安十三年移丹陽郡治建業遂徙都焉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西倚石頭以為重後帶玄武湖以為固前柵秦淮以為阻今詳審其地實得面勢之正南五里至淮水有大航門宫之後有苑城晉所謂臺城即此也赤

烏四年東鑿渠名青溪自城北塹泄玄武湖水九曲西南入秦淮今僅存一曲而已金陵建都實自吳始其故蹟大畧具於此矣

海岱記 王樵

予年十三四時從先君官東萊甞一至海上泰山雖未登道中先君每指示之初不甚了了及過魯境東方空曠遠愈分明後讀杜詩乃知所謂齊魯青未了者爲簡而盡也嘉靖庚申待罪按察又得奉璽軓尋舊遊至以

六月諸僚間相邀泛舟大明湖芙蕖盛開舟行翠蓋間自謂身在水仙之國渚沚間時有村落忘在城市一日遂放舟出水門至華不注山而止城北古木蒼然清溪印月一時幽興言不能狀竊謂錢塘西湖不足以過也華不注為歷下主山諸山環伏此獨孤秀山以遠而妍此山純石不樹而黛色可挹遠近皆妍趵突泉今為午道數因送客至馬喬白巖嘗因遊此而起尋源王屋之興蓋王屋山至高而險流水發源其頂入太乙池而伏

九十里復見為東西兩源所謂東流為泲者也俗傳泲

源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於三四月間蓋春夏之交

泉脈騰沸而泲尤勁疾物隨沸而上故餘時即否無他

神異也再出為趵突泉曾子固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

灣者而見之於此正與泲源事同然子固謂岱北齊東

南諸谷之水滙於黑水柏厓之灣至於渴馬厓下泊然

而止潛流地中北至歷城之西復出為趵突泉而不明

言其為泲水然歷下發地皆泉實皆泲所過也瀦為大

明湖注為濼水分為大小清河皆泲水也唐李賢謂泲自鄭以東貫徳曹鄆濟青以入於海然則人稱絶於王莽時非真絶也山東苦溝洫之政不脩儲泄無法故旱潦無備可耕之處往往棄為蒿萊歲一不登民輒流移須朝廷加意責成監司守令有以為之處而後可東三府差勝於西三府然總不如河南也山東人人習武雖五尺童子亦能射有能脩太公管仲之政他日未必不如李抱真雄視諸方也臨清南北襟喉山東廵撫宜建

臺於此以鎮之設險以守國道宜然已至審飢之法須編入村落沿門唤集給票注簿示有期日使按期而來不併聚一日然後依次給散則里老吏胥不得作弊而窮民得沾實惠庚申年山東飢廵撫奏准發粟賑貸予以此法行之又設粥於寧陽親往監視同僚多謂其過予謂晦翁在浙東單車却導從窮簷之下無不到故民隱無不知今猶患不能如此豈過耶景王之國道出山東舟大小千艘用夫二萬餘用七道民壯皇筏夫沿河

接遞夫猶不足量派裏縣鄉夫予慮其擾則命鄉夫且綏派憶昔爲行人出使時見夫役有一程接代不至便嘵嘵有言及與雇錢則連行數程不稱困乏因知沿河雇募便可取足白於廵撫請盡罷鄉夫廵撫初未以爲然及聞前路鄉夫被王舟人逼索剝奪有投水溺死者繼者逃者蓋鄉夫頗有衣裝又蠢懦故舟人得肆虐乃如予前議彼沿河人皆積猾衣縷蓋形不足腰裹三升棋炒錢十數文舟人無所索王舟自平原至沙河二千

里一用雇募費省而人便半月而出境有司可委托者多為同僚所占不欲與之爭剩下典史驛丞素署下考者予因呼而用之至則激之曰汝等自新之機在今日皆叩首願自效盖王府人役非此輩不能與之言有以塞之使之安靖而過不受擾足矣臨清知州為王府人圍逼至欲自戕王舟夜過某閘束燎不續致問巡撫巡按安在孟知縣至於被鎖此可見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創自元人而

成於我朝二百餘年歲漕四百萬石按期而至南北三千餘里官私一航閱月可達物貨相輸有無相濟故漕河國家之津脉有不通當求所以通之之策若欲舍此而彼求縱曰可濟猶非至計况必不可成如近日膠萊之議乎凡為漕河之患有二曰泉流之微也曰黄河之决也泉流之微起於泉政之失也凡係泉流所在疏導以時沿河水櫃閘堰儲泄有法尺寸之水盡為漕用故以一汶之流濟千里之運而未嘗不足後七十二泉閘

多湮塞儲泄之法悉不如前此可諉曰問諸水濵哉至於黃河决而南北皆有害决而南則徐沛淮揚受其衝而祖陵尤可虞此莫大之患而人猶狃目前之安卒無善後之策决而北方憂其害漕而又憂至於廢漕者繆說也余闕固云人言黃河北恐會通之漕廢吾謂黃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則漕以汶而不資於河也此言可謂盡之然河勢若此而衝入會通則閘座皆廢幸而通流則舟行閘面一日數程暫若快意不幸而横决有

決有塞至於斷流舟楫不通而水櫃閘堰素費工力者皆為所壞修復甚難此則害漕為勢所不免故人言引黄河以濟漕河未甞不可導之使北何也天地之有四瀆猶人身血脉之有大經絡瀆者獨入於海也今河淮併行河奪淮之道至於泛濫猶人身血絫經絡此豈可謂天地之常也哉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下流少緩上流必淤是以海口積成大沙以河淮併行淮道隘小去不迅疾之故也今海口之沙不可去上流縱

築隄防約攔水勢安能永久無事欲永久無事惟有縱之使北而已或曰河淮併行幾年於兹矣非不欲使之北不可北也吾謂不然所謂不可北者若謂利害有不可則吾前既言之害漕之害孰與祖陵之重智者尚當權其重輕況河雖北而漕可無害尚有策乎若謂河性不可使北則尤不通於理不達於河勢矣漢時河有從決止在北方去禹故道未嘗相遠漢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武帝親臨決河公卿負

薪卒塞瓠子築宫其上名曰宣防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無水災平帝時大司空掾王横言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徙完平處使經西山足東北入海是前代定論固惟以復禹舊迹使東北入海為是矣迨後世不能如武帝遠見決意瓠子之塞所以多河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後世失其道而南豈河不可使北哉或言禹九河故道在今滄瀛景德之境密邇神京奈何引河患使近哉吾謂兩

京俱為根本重地以祖陵言則南之害廹而難緩議以地勢言則北之害猶賒而可預圖况太行西繞黄河又來朝拱京東鈐鑰益固豈不有助於神京之壯反謂延患使近哉夫黄河治則不難於修復漕河漕河復則不必復言海運今膠河之議雖罷海運之險尚未有極言其不便而止其議者丘文莊公海外人故專言海運之利彼所謂計損失之少者歲到之米數而不知海中漂溺之事無日不有太倉但責歲到之數無虧而不問其

他有司預有損失之虞安能無倍贏之輸而舟卒民力元人視為痛癢不知者安嘗一一報之官而書之史乎以近日徐沛間黃水泛漲之時猶有漂失乃改冬底起運以避此而況海中乎長運之軍歲無休息復驅之海情將不堪勢又及民兵民俱困矣借曰募其願者寧有幾也故閘河必不可棄海運必不可行閘河惟通故南北貨物交輸官私船隻繹絡兩岸人民輳集兩京津脉相通所以為國家全盛氣象若行海運則閘河必以無

用而廢閘河以無用而廢則南北貨物官私船舟寧能如前日之通行乎兩岸人民必以無業而去寧復如前日之輳集乎自此浸成蕭條豈國家全盛之氣象乎或又言兼行海運非欲廢漕河也漕河或有遲阻此不至而彼至且因以習知海道不亦可乎此又計之左者也聞太倉已有數年之儲漕河或又遲阻自有轉般之法可行何事而兼行海運幸冀於此不至而彼至乎況自經倭亂以來人心日壞盜賊之變在陸地猶難盡防海

中之事尤不可預料吾恐自此生事而習知海道之人欲為寇偷而先以啓寇元人之鑿固未遠也膠萊河者源出髙密縣南自膠州分流北至萊州府海倉入海風帆一日夜抵膠入膠河至海倉入海風帆二日夜抵天津通計海洋之中不過六百里耳元人疏濬欲以避東海數千里之險以末運兵粳而止入我朝士大夫以海運有風波之虞漕河或有意外之阻多言可開此以為餽送别道而朝廷未曾試其利害萬歴中用尚書劉公

應節之言試而難成乃罷自是膠萊之議息矣因記於此諺謂此河為銅幇鐵底難於開濬又難於通津舊議所以為通津之策者有二一曰兩頭海潮一曰中路泉濼今勘河高而海下勢本難通又南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圈距海口六十里遇風迅潮疾或至朱舖亭口不可為常且潮水倏忽長落運舟寧無守候躭延況潮之所及有限乎此通潮不足恃也泉濼之說初謂沿海郡縣凡流泉湖濼皆可如漕河引

泉之法以時疏之賴以為膠河之濟一曰沽河源出黄縣一曰張魯河源出髙密鐵橛山衆水所聚名曰都泊即公孫弘牧豕處周百餘里中隱二三十泉可濟分水嶺之艱一曰淮河水勢極大冬夏常流亦名淮河諺曰膠翁淮母無媒不偶此三者實膠萊河之命脉也今勘前項河濼最下之地為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此引河不足恃也乘潮引河皆無足

恃又況瀕海之地上多積沙下多硐石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畚鍤所及沙必隨之而出土可蕩盡沙則下沉非挑除所能絕亦非堰閘所能障也至於硐石人謂錐不能入此又難於挖沙矣庚申冬與衆政林君登泰山初十餘里皆高岡至回馬嶺始峻拔車馬不可上坐板輿用伏機可轉數人扛之二人挽之前者見後人頂後者見前人履底而坐者常平計三百四十一盤四千三百七十四磴初望高峰刺

天有白雲縹緲其間以為絶頂及到天關又在踝下下瞰神悚至頂尚十里也時當雪後初晴千山之巔猶白下視一氣混茫上下一色恍如身坐水晶宫因咏南軒張先生之詩曰人立千峰秋色裏月生滄海暮雲邊噫大哉遊乎日觀峰五夜見日出唐人言交州望南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望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乃渾天家以為常没地中者也人以平地見日出而疑日觀之事正猶未到交州者不見南極下星爾

林君問予孟子小天下之説予曰泰山特起東方青徐兖豫適旋其趾人目力有窮使有神人立此俯眺八荒則恒華嵩霍直相拱揖耳太行如几河江如帶皆歴歴在指顧間林君笑而不語又問天下之山無髙於五嶽者乎予曰以泰山觀之陟而始知其髙入而始知其深竒峰峭壁乃隱乎迴巖複岫之中其勢之來者逺而鬱盤者厚是以為諸山長雄臣僕後先而子孫環擁匪以其髙也意五嶽皆然不然五嶽之外有他山尊者矣予

因又論古者山川之祀壇而不屋今乃入其形宇其地又元君縱是仙靈不知於泰山何與使嶽神反若失位皆不合祀典所當釐正秦漢之君以不遇風雨得上封成禮為天之殊貺而今齊民雜糅褻瀆已甚亦所當禁欲行而未暇也自至山東欲恭謁闕里而非職事所經不得特至明年春始得至焉當別為記尋以謝病歸不復補茲為闕事矣

登招寶記 沈愷

余吏明州三年至三登招寶招寶臨大海四望浩渺與天無際海中諸島隱隱如鳧鷗拍浪時時飛聳欲墮日本琉球諸番異域遐眺亦歷歷可指數誠天地一奇觀也興極偕二三同志登最高峰頂坐石巖酒酣耳熱仰天嘆曰其有憑虛欲仙乘風雲而下來者乎乃瀉酒石上歌紫芝之曲欲起黃公輿之遊而不可得興盡而返蓋愷吏茲土民安其拙且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戎伍蚤起日持名籍至衛門報喏歸則偃卧無他事傍海居民亦

往往牧雞豚放葉舟取魚蝦入山採松檜為薪或挾弓矢獵狐兎為樂山中六七十翁煦煦如小兒狀竟不知邊境為何如事乃今有不盡然者邊檄報漳民通番船取息弊時肆摽掠憂時者至募民為兵乃帥其人晝夜警日出鼓鉦日入燎煇至振鐸廵鼙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人情洶洶海邦騷若朝不謀夕時天久不雨俄而雲㝠欲雨風颯颯四起往余見海上人道招寳山頂望日出海雲生樹石巖屋聽風雨迥異人世客有好事者

勸之一登曰盍往觀乎余曰山海宛然昨也余非前日之意況矣夫國家恩養軍士若驕子然若有緩急卒不得其死力其捍患禦難往往出於市井網罟之民果何為邪果何為邪余為唏嘘久之乃望洋而歌曰海水洋洋兮天為茫茫我心憂傷兮曷為其亡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六